世說新語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

世界書局印行

世説新語目錄

卷六

世說新語卷一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爲豫章太守。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爲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

徵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淸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 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淸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曰。荀君淸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淸識難尙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 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爲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 乃使元方將車。 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尙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旉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文若亦小。坐箸厀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 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 與季方子孝先。 陳氏譜曰諶子忠字

孝先州辟不就 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 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 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 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 歆蜡日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淸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爲祝歲古之遺語也 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

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愼。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愼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愼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愼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愼也然天下之至愼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愼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

也文章敍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爲掾晉陽秋曰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弈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肜字子徽位至太宰柏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 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京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 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 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爲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

罪役作者

扶風王駿 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鎭關中爲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就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 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章陵太守翼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顯標徵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爲光祿大夫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瑯邪臨沂人。時爲薪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 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勘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蚤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 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爲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弈聞 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愼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顥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徵高扇譽播山東爲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淸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鑒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巋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 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 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　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

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辟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喪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與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卽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鬬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爲江州刺史愉始至鎭而桓玄揚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備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篡位還尚書左僕射 王綏在都。既憂慼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爲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 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請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 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衞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 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鎭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爲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 見其坐六

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莞童會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

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尙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閬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饍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之巓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顚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顚倒衣裳耳。按袁閬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穉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兎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兎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尙鉅鹿太守父伷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祖父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卽

如所言君小時豈了了乎皆大笑韙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者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尙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尙猶在玆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多情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髠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塗改辭或託狂悸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仲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衞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

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董仲舒

故孝子符起。未詳 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 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檛。踏地來前。躡馺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復擊鼓摻檛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

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爲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爲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人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家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着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徽謂曰卿眞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急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可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溼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陛下

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謂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爲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在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尙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眞。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眞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氏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知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篇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爲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以木爲案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爲大將軍錄尙書事毌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爲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爲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爲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爲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文丘長碑文曰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衞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嵋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世咸熙二年受魏禪　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會祖寵之風還尚書令爲荀顗所害　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　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斷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　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尙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必不則德義之徒故徙於王都遷教誨也　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遊有何語議濟云云　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尙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尙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　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

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潯陽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淸。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巢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淸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爲尙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瑯邪王父恭王覲嗣帝襲爵爲瑯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卽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

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 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 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 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 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鄖公鍾儀獻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尚書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在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資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 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

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爲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爲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尙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爲幷州刺史爲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敍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遊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抗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敍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住曰既見管仲

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 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間己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 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 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湛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祭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 于時以

爲名言。

摯瞻會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於小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知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尙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趙書曰虎

（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勒死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髫齔喪兄哀慟過人乃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慽。（陶氏敍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概經緯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果遷總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尙可少延欲爲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爲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 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稱論者以爲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錯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未詳法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爲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 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援庾穉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 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咸皐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傳出東劭謂京洛必危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 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 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 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眞長何以處我。眞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尙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爲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鎭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淸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衞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 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爲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尙書左丞 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 迺歎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爲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眞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鎭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 簡文登阼。復

入太微。帝惡之。 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 時郗超爲中書在直。 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 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 庾闡從征詩也 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衞。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往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 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 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 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爲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

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闞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宣勸學召見宴暱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大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卽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鄭夫人薨秉思容毀哀戚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尋從父率禮相承人不聞其親疏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二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鍾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　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說之子也仕至尙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尙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尙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鳴日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聞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飮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自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冶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尙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衞商鞅諸庶孼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淸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卽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旣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淸談平遠父述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

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

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逄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玉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之文叔敖羞與管晏接德者與之歌鳳令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

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 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安也 以問子弟。車騎。玄也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 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還大著作中書郎 殷揚州殷浩別見 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瑯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 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 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勖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敍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 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 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

哭市 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爲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 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 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 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 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敍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

柯猗蔚枝蕤扶疎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符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破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 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爲桓溫參軍甚被親暱 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日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日寒風 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順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 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稽王驃騎長史 答曰。意謂

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 荀顗荀勖修定法制樂則未聞 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 謝女諱月鏡適王恭子愔之 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阿甯王恭小字也 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 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 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 檀道鸞謂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鎭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 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

簿從討袁眞封交址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還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還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　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

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詢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權然從之此語徵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瑍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二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邱長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 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 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 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 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 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選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綱以為晉律薨贈太宰 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沖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

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果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 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 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尙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鎭東引爲從事中郎 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 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 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右衞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徵爲琅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淸愼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閱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愼默如此遷右衞大將軍 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衞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會出事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 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 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 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豫三公坐 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違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瓌。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亦玉會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謇字道眞仕至郡功曹 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 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何日。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 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 尚書皐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 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也 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 王忱已見 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 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即奏。王東亭與

張冠軍爲。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皐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敍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歲慢於待士玄不得見在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過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辭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

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人少行淸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 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 衞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衞邑名也 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衞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 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 文章敍錄曰晏能淸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尙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王

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
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廼神伏曰。若斯人。而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魏氏春秋日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
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弼別傳日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鍾隸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
荀粲談尚玄遠。
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穅秕能言者不能屈
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頓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文章敍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閑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　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剌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

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恆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詺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遣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 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淸辭遒旨 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衞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

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曁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後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敍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衞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達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　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衞君不言言必入眞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口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不可養生哉　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

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於長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喩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卽漢成哀之閒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爲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並已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

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解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浩別傳曰浩會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鎭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嘗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

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 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 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 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煗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 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及

殷中軍 浩也 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上行六度真教則運修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琊

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 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 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 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

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辯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邅迍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

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棃毗棃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舉命所得敬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卽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日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日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日身通飛行隱顯四日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日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日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備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 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旣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士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誨孔子 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

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旋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 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眞長。孫意已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敍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 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 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而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聲 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人服其曠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焚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 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 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 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 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敍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儁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敍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

（疏墨者秦言無此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叔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歲餘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邱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還易汲汲無懽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中巳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居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中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

逍賈謐學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

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霸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後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之憂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

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衞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大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

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旣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太弟欲使諸洛廣子孫多在洛廣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會被徵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爲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 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閒。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頹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恆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阮孚云。阮孚別見 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

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邁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

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眞長。眞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淸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愼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郞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鎭西經船行。其夜淸風朗月。聞江渚閒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

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旣淸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敍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康孝廉父覇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 旣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裁

爲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玄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

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邱淵之文章敍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果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豁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賜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閒。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敍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擢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

藴。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孟昶。別見 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建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 詣門謝見。云。子侯子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三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 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益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

歛會帝正色責之日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薄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還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當幷誅。魏略曰淩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渭南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衞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閒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幷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衞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

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挾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之故及於難 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辭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卽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衞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

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發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㦸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嵆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它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鎭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鎭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 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衞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鎭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鎭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 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

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犢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辭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尊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 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 共論時宜。

旗等白侗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侗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道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子劭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雲別見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歘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還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 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句龍非土之祭也 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裎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 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 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庾會別見 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 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虨別見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 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 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先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搏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爲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衆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蚤卒時爲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爲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

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狠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大眞爲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擧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狠抗而強忌平子何由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待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恆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鬭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不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間厝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耶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還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 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

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林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弈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爰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因眾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

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孔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

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

籌猶如此。臣何以聞。檢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眞。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蒞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 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膝。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嘗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卽位。年二十二 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鎭武昌。充自京驅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 帝有慚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尙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閒。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會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鬬戰者。以溫爲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眞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儔。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尙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爲尙書郎中。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塞素之品也

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

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嘗以爲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辭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載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尙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眞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疏。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尙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

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 劉尹時爲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 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摯之後啟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爲桂陽人含臨海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爲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 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 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

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　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櫈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

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 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 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潁陽郡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 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

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日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日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日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日楷息瓚娶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日楷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日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日。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日。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日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準爲鎭東將軍鎭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日。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眞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日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太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日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

顏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淸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見已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琊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靖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塡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屛當未盡。餘兩小簏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鑒字子良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隱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爲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爲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䴵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 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

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衞。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閒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日帝雖溫深雅有局鎭嘗與王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駭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淸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尙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淸譽夷泰無競仕至鎭軍將軍正値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鎭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幕一作帳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衞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偏歷溫左右衞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爲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郄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衞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脩學爲慕容晙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餉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僞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

[之義之第五子卓擧不羈欲爲徵違仕至黃門侍郎] 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貴而容止不安] 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 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 僧彌擧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會爲徐州故云使君]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會爲吳興玄少時從之故珉云然] 謝徐撫掌而笑曰。衞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哭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當也此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 夜華林園中飲酒。擧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文士傳曰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疏之足以爲束氏皙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會爲難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殷

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敍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會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鬬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于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衞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寇猋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尙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敍致旣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旣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于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強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歡家傭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衞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寧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果選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

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缺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淸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淸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飄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自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淸 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閒。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準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 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

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衞將軍用爲副貳伏誅 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辭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腳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衞將軍 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侍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爲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譏況敵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行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聞亮問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籌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還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符。言己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有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出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祕書監歆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

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傳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邱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翦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淸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榦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雅正寛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榦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恆撝辭稱劭自以爲不及也虔謁爲郡功曹剽姦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劭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淸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事見誅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淸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爲黨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爲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宗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辭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

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默人莫見其
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
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頴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
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侍郎山濤舉爲吏部郎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
率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淸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亦必絕
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
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
犯方外之意稱其淸眞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
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
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淸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己知人多此
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尙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
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
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
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
公贊
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
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
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
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
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

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駃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駃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天才乃爾 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閒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魏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脩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値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果遷侍中司徒 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淸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淸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淸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輔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淸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淸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淸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淸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爲主簿浚嘗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淸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脩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

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眞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淸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

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淸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 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淸。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衞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靑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衞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淸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衞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靑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淸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日。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淸才也

世說新語卷四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紹已見濤子簡疏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漠等齊名遷尚書出爲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爲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知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爲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鎭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

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眞敍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日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觀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叙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屬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　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瑯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　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會遭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　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

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爲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宗之女字三壽也 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諳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豁蕩不脩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忼慨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逖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庾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儁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王舒已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意局

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敦從弟 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親疏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卽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尙披衿致契曾爲和尙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尙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歎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鎭豫章。衞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徽澄別傳曰徽遒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異還征西將軍爲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之峯距。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屛跡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衆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壼厲色於朝日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語林曰孔坦爲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此言疾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囂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爲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名疇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劉王喬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蕭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讚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卽道眞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爲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還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旣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卽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聽出投蘇峻峻甚昵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乂女爲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稚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著屏之高選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濛子脩並已見）向客何

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眞。徐廣晉紀曰述眞審眞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日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虨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傑。沉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綬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長琳卽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諭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潔以淸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 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禪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 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循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彊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

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著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 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 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其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恆尋遁遇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與太守御史中丞弟逿黃門郎 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爲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 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 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賜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與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 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産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解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脩載琅邪人荊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尙年長於惔神穎夙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游。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尙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爲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虨及弟惇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音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脩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朞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行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作恬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

以卓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尙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苟子秀出。阿與清和。苟子已見阿與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仃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爲尙書左丞有準繩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　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爲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州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厀。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會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反襟懷之詠每造厀賞

對夜以察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宇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鎭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眞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厀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　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　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　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　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

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璩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戮力明時復何憂哉悅以爲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悅爲搆己也悅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疏。恭正亮悅烈悅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敍說而自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令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爲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爲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

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爲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祐杜楷趙典爲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糺彈彈中人相謂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擧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閶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概爲大司馬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荅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愼其所擧累遷揚州刺史鎭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

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脩學動正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　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彧爲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諡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昭禮立德思義儒雅加采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爲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德望信重留心禮教卒諡康公　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　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　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　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甝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　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散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　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爲

賊所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爲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識爲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應檄稽留爲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偕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敳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喪敦敗敳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蕭放會無異色若斯嶽狼豈憚於周顗乎其言不然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騑。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騑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鑒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騑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毅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騑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騑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晨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　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晨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邱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按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

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猶謚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 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

回。郄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塞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眞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口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勖馮紞為武口親幸攸惡勖之佞勖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勖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寮內外皆歸國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勖紞閒已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嘔血薨帝與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　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臯繇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

韜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

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 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去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 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尙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於家 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 共商略西廟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衞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衞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衞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衞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闇孔巖也 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尙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 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 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 晉諸公贊曰趙王倫爲相國時取李重爲左司馬重以趙王將篡逆因辭疾不就王敦喻之重遂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與受拜後數日卒時人深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叙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中興書曰萬之爲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渦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向還南衆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苟子。 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奭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苟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敍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淸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敍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淸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淸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孫與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鄰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爲朋儕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牋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道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缻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 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 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總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懿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 君

家道衞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衞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宗本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倫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祕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嘗與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宅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實而惔文也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悵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稚遠丞相導孫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 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榦瑯邪人徽之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 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敍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宗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相 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 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 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

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

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譖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朞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

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所一作許）日。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

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辰出莫反唯此事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

臺上坐。衞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衞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耶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衞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 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尙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塡門遂死于几下故懼之 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二千兩仕至天水太守 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 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 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

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　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舉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　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乘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　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出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　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

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諸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 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 將至吳。密敕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十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 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猖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 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

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尙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尙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愼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顗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顗弟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勸之顗氣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州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

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爲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 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脩當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卽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

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譌謬　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喚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　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閒。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眞等嚴辦愔以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　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

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　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會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揭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尙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

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人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脩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尙未鎭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 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荊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茲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爲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緣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戚衆五萬象牽莞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 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報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敍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會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會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嚬顣曰：惡用此鶃鶃為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鶃鶃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 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 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 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壽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 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

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卷五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會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衞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照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顇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最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

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閒。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衞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焉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衞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

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衞玠 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公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晉陽秋曰尙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尙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尙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旣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日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

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七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卽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幷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母曰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閒。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

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力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 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敍曰太和九年歲次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褉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薇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爲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還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 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侻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衞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廿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薨謝鯤與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衞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具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晉鬼志諸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斵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己外

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爲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爲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以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爲荒楚丘隴化爲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爲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 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

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日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日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恆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卽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言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卽欣從祖 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 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綏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爲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爲治護元性剛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日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

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㗖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以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卽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髦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 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脩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値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自往候之値終爲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値亂

多寇闇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夾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行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上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幷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自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潁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

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爲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南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賜黃金千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宣武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異之以問卜者王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旣沒文皇帝敬其文才召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敎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衞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淸河崔贊俱發明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淸眞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衞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嵆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

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工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怱怱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意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

若才流及父。當收。允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允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淩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淩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感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謁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傑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

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爲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 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 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 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卽廣宣君也] 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爲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敎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 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 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辭絕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陽人仕至洛陽太守 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 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明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會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冑江夏人魏秦州刺史 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 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言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

每省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髲。（髲一作鬄）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廼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盧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

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爲十郡中正舉侃爲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會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因桓氏請得免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帷。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瑯邪王恬之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沉簡累遷丹陽尹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遏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門女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埏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尙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尙書贈太常卿 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體。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 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眞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眞大司馬溫之孫父禕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舛雅而久不知變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

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杜夔據之是以失韻勗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取之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滿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於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

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而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粧奩戲。傳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書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尺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 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 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 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爲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道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尙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卽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

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巨猾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暢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還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内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内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

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爲昶字公榮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恆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敎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諸君何爲入我褌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値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中爲褌衣諸君自不當入我褌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爲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

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日籍母將死與人圍棋未決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見前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見前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唁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

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旣追婢於是世譏紛然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旣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遺遂薄焉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幷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

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桮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大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北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讌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摴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 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兵伐冰冰棄郡奔會稽 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羡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羡仕至豫章太守 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尙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鎭西酒後於槊案間爲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尙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 謝鎭西往尙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尙書謝裒尙父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尙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尙先以問惔曰謝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尙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躭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躭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 宣武欲求救於躭。躭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躭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辨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躭躭在艱也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平桓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㲨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溧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他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墓。不以爲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

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折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喭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廞居喪拔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卽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廞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於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曰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酌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恆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愼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名華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陸旣往。劉尙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尙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旣上。

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主乃溫妻公主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萬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 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 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 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故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得而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爲超設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彊（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

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六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 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

倫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太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 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 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溫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原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 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袤司空 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卿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蹤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譜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聽或稱軍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踟躕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紿以代韜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間糞壤污黑歲莫年過會

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得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實也則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濯纓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覩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躁蹈同情不襲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圖譬若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崖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羡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恢名）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譏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

如推角觡。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璪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總還

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 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窨室蓄火時如蠶室蓄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岬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勢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蕀菀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一作愛）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

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 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惔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榼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也 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

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中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稱晉氏南還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爲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砂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失小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與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也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 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眺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嘗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恆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

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眞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

陽藥誤以藥手拭眼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衞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爲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 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愼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愼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 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讒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弁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弁得病七年弁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焚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遙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治城爲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 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當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爲大郡多人士瑯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在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

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慚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王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惶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 褚公雖素有重名。於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 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鎭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尙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尙浮虛不至於此 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

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鎭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鎭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眞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䚢(奴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實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淸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淸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便有終焉之志會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謂詩書淸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邱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邱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邱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

殆非眞豬儻遙鳳雲爲我龍攄也。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眞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 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栝几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㡊。綸布單

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韜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道傳曰道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喩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皋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

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 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與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與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偸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偸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脩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其主者皆以徇日行小斛盜軍穀逆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愼。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剸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

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寤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興人也姦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 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狼戾為禍亂鼂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 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

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父彪已見上。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

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恆。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爲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爲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睹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先從襄上書歸命。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爲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浩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雖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備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 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邁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家產近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釋然。

衞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衞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 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欏。以

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羆一作羆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奢制鴆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因宣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啄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

者變爲白尾骨屬頭窗處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窗處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倏疏跗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爲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佑不平濟爲河南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爲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佑已見委任濟遂斥外 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 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

相魯家累千金怒于齊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　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羲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惟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　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　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摴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眞云。見袁

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荆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荆州鎭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荆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閒。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鵞共鬭。南郡鵞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鵞欄閒。取諸兄弟鵞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 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然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辭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壯鷙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拜而遂爲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趨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於穎穎交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幍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乃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

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爲幷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散軍失士無成功也敳徵按琨以永嘉元年爲幷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獨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爲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猗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

馬頓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摴蒱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憺娶清河崔參女 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爲散騎侍嶠以母既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眞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 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是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問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敍。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會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逼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緣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畋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荊。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荊州聞苻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閑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幷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彼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會講論

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卽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 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蟧卽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卽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

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尙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 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必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病卒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尙煖。𩶬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仡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國寶主簿夜

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擧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閭　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　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卽賈后母也爲性高朗

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摠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莊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之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泝江而上辭以捕鹿二千口供廚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 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尙書父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眞南陽堵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淸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邇照遠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瑯邪太守孫秀爲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勃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善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 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劉粲晉書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門當時以爲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湘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爲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承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旣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 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膺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明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 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鎭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八賢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鎭南將軍 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褚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耆之口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旣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敍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承遐邇共惜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

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趨尚不同而兩不相協述爲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中尉而足迹不暱詣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歷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親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父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日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何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就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會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偪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沖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相圖脩乃止